

張議潮獻「十一州圖籍」重通絲路咽喉

文苑英華

乘着在敦煌公幹之興，寫寫所聞所感。莫高窟第156窟繪有《張議潮統軍出行圖》，其題材與《張義潮變文》相通，可相互參照。（註：古文「議」與「義」相通，不同古籍或不統一，下文敘述以張議潮為主，引用部分謹遵原文。）

《張義潮變文》記述了唐代大中十年（公元856年）至十一年間的三場戰役。第一場是吐谷渾王進犯沙州（今敦煌），張議潮出兵討伐，首戰便大敗吐谷渾王。是時，張議潮率軍乘勝追擊千餘里，活捉吐谷渾宰相三人，後斬首示眾。

其後，張氏全軍高唱《大陣樂》，歌頌凱旋而歸。第二場是「納職縣口回鶻」、「吐蕃抄掠伊州口」，張議潮奔襲，把回鶻人打了個措手不及，沙州軍大獲全勝。第三場是叛亂回鶻部劫奪唐朝冊立的回鶻使王端章，張議潮聞知大怒。這場戰役的結局今已無從稽考，因為《張義潮變文》這部分已殘缺了。（註：口為原文中無法辨認之處。）

安史之亂後，像張議潮這般的忠貞之士絕對是鳳毛麟角。因為「安史之亂」之故，唐王室抽調河西隴右高仙芝的部眾返回中原叛。西北防線因此空虛，吐蕃乘虛而入，佔領了河西走廊。當時的沙州（敦煌）一帶，於是成為「淪陷區」，被吐蕃統治近七十年。為了消弭漢人的反意，吐蕃在「淪陷區」強推同化政策，迫使漢人「辮髮左衽」（穿吐蕃服裝、說吐蕃語）。

百姓心念故國「劈面大哭」

不過，當時的沙州百姓並未因此忘卻漢人身份。史載當地人每逢歲時祭祀，仍會穿回漢家衣冠，朝着長安方向「劈面大哭」（即用刀割破臉頰，痛苦大哭），展現出對漢人身份的認同，以及對吐蕃同化政策的不妥協。張議潮，正是沙州芸芸心念故國的漢人之一。《張義潮變文》記載他「朝朝秣馬，日日練兵，以備匈奴，不曾暫暇」，雖然變文或多或少都有藝術成分，但從後來的歷史結果往前倒推，相信這種秣馬厲兵的場面肯定是當時的實際情況。

《資治通鑑》卷二四九記載：「（張）義潮陰結豪傑，謀自拔歸唐。一旦，帥眾被甲譟于州門。唐人皆應之。吐蕃守將驚走，義潮遂攝州事」。大中二年（公元848年），張議潮趁吐蕃內亂，率領沙州民眾起義，成功光復沙州，隨後又陸續收復瓜、沙、伊、西、甘、肅、蘭、鄯、河、岷、廓等十一州。

河山光復之後，張議潮更做出了驚人的決定。《舊唐書·宣宗紀》載：「大中五年十月，沙州人張義潮，以瓜、沙、伊、肅、鄯、甘、河、西、蘭、岷、廓十一州歸於有司」。張議潮在此大好時機下，並沒有趁勢自立門戶，反而派遣兄長張議譚奉「十一州圖籍」，歷經艱險入長安獻給唐宣宗。這裏的「圖籍」，指的是山川險要、戶口賦稅的文書記錄。因此，「獻圖籍」從來不僅是文書交接，更代表着張議



●張議潮將軍統軍出行圖（莫高窟第156窟）

網上圖片

潮把「十一州」的實質主權移交唐王朝。

自安史之亂後，吐蕃便佔據了河西走廊，截斷了唐王朝與西域的聯繫，唐朝徹底失去了絲綢之路的掌控權。故此，十一州的收復，正意味着閉塞近百年的絲綢之路咽喉重新打通。更重要的是，「獻圖籍」正好為權威搖搖欲墜的唐王朝打了一枝「強心針」，讓晚唐得以重新與西域各國恢復朝貢與貿易網絡。

從銀幕「賊王」形象 探討時代下人性貪慾

投稿

中秋前夕，《空槍》在香港舉辦首映禮暨觀眾見面會，導演韓延攜主演朱一龍、衛詩雅、李施嬅、袁富華等主創亮相，交流創作理念。主辦方為在場觀眾免費派發經典港式菠蘿油，以在地風味鋪墊觀影氛圍，讓這場罪案題材首映兼具真實現場溫度與本土觀影的代入感，也更易讓觀眾走入影片所還原的上世紀九十年代香港時代語境。

雜糅粵港「悍匪」特徵

二十多年來，以張子強為原型的世紀賊王故事常拍常新，作品多重於犯罪客觀與人物傳奇性。《空槍》中的萬梓強，是以張子強為核心原型、雜糅上世紀九十年代多位粵港「悍匪」特徵的虛構人物；影片拋棄情節爽感與案卷式還原，專注拆解個體人性與時代裂隙的互相作用，以冷靜客觀的敘事視角，講述一場由僥倖堆砌、最終被慾望吞噬的人生沉淪，憑藉精細的人物塑造與成熟的文本表達，成為同題材中極具人文深度的作品。

朱一龍飾演的萬梓強，擺脫了悍匪角色兩大固化表演模板：外放的暴戾囂張與套路化的江湖義氣。他的演繹全程克制，以大量微觀肢體、神情細節，搭建起人物完整的心理邏輯，讓角色脫離單一的惡人符號，擁有真實可感的人性層次。

影片核心的空槍試命戲，是人物心理的轉折點，也是表演的亮點所在。五次扣動扳機皆為空

響的絕處逢生之時，朱一龍指尖反覆摩挲左輪轉輪、指節收緊、眼神短暫凝滯的細微動作，完成人物的心理確認。這個安靜的瞬間，讓萬梓強根深蒂固地建立起「天命眷顧」的執念，成為其後所有冒險與越界的核心動機。

肢體語言反映人物境遇變遷

人物半生的境遇變遷，藏在朱一龍層次分明的肢體語言裏。早年困於底層求生時，他肩背緊縮、目光遊移，肢體狀態滿是底層小人物的惶惑與警覺；積累財富後身形逐漸舒展，卻總有一絲無法消解的緊繃，暗示人物永遠的城市邊緣者屬性。與富商對峙的重場戲中，他聲線沉穩內斂、台詞張力內藏，還有口音殘痕，體現人物本質：熟稔城市規則漏洞，從未真正融入主流階層與體制。

影片後段，萬梓強的人生在短時間內徹底潰敗。他深愛的妻子對其無盡的冒險與偏執徹底失望，選擇遠走他鄉，抽離他生命裏最後一份溫柔與歸屬；三位與他生死與共的兄弟，為保護他相繼殞命。所有真心愛他、陪伴他的人，皆因他的執念一一離去。與此同時，他遭受黑幫殘酷的肢體折磨與尊嚴凌辱，肉體與精神雙重墜入谷底。種種絕境堆疊之下，催生全片最具張力的名場面：他身綁炸藥，在華麗宴會廳跳起「小天鵝」。

朱一龍在此處的表演極具層次，動態輕柔稚拙、姿態純淨天真，卻搭配身上致命的炸藥與瀕臨瘋狂的精神狀態，交織出天真與邪惡共生、荒

龔自珍針砭時弊 盼以改革回應危機

文化淺談

清朝嘉慶、道光年間，朝政日益腐敗，社會問題日益嚴重，少數富有遠見的知識分子如龔自珍、魏源、林則徐等，對各種社會弊端和危機進行思考，並提出改革意見。

龔自珍（1792年至1841年），浙江仁和人（今杭州）人，七歲跟母親習詩，十二歲受外祖父、著名學者段玉裁指點，學習音韻訓詁之學。二十七歲中舉人，但其後五次會試均落第。道光元年（1821年），龔自珍任國史館校對官。

道光九年（1829年），龔自珍中進士，官至禮部主事。任職期間，他提出改革政治的建議，但沒有引起重視。龔自珍一直支持林則徐查禁鴉片，並且建議林則徐加強軍事設施，做好抗擊英國海軍入侵的準備。

龔自珍的思想在政治、社會、經濟、學術、史學、文學等多方面都有振聾發聵、開一代風氣的作用。在《西域置行省議》中，他指出清王朝自嘉慶以來國勢陵夷，已是衰世，如同行將凋零的花朵；又謂「自乾隆末年以來，官吏士民，狼奸猖獗，不士不農不工不商之人，十之五六」，遊民、閒民竟佔社會總人口的一半以上。在《尊隱》中，他更以「日之將夕，悲風驟至」描繪清王朝日暮途窮的氣象。

抨擊清朝吏治黑暗

龔自珍大力抨擊清朝吏治的黑暗和官僚制度的敗壞：「不論鹽鐵不籌河，獨倚東南涕淚多。國賦三升民一斗，屠牛那得不勝裁。」政府瘋狂搜刮東南地區的百姓，各層官吏公然加派賦稅，致使民不聊生，寧願把耕牛屠宰吃掉，也比老老實實種田要好。

目睹衰敗頹世，龔自珍悲憤地道出心聲：「九州生氣恃風雷，萬馬齊喑究可哀。我勸天公重抖擻，不拘一格降人才。」他大膽預言一場驚天動地的大變局即將到來。果然在他去世前後，鴉片戰爭的戰火和屈辱條約，以及緊接而來的太平天國風雷，重創並摧毀了大清的元氣和社會根基。

在抨擊衰世弊政的同時，龔自珍也有補時救弊的主張，大聲疾呼：「自古至今，法無不改。」進而提出裁汰冗官冗吏、改八股文為策論策試、興修水利、改善民生等一系列具體改革措施。

面對「外夷」的威脅，龔自珍和黃爵滋、林則徐等多次奏請清廷嚴禁鴉片，並建議林則徐赴廣州主持禁煙工作。龔自珍對鴉片戰爭的發展早有預見。據記載，直隸總督認為天津水師無用，白白耗費軍餉，上書道光帝請求裁撤，得到道光帝批准。龔自珍得悉後，急上萬言書，充分闡述不可裁撤的理由，但不為所用。兩年後鴉片戰爭爆發，英國軍艦果然北上攻打天津，令京城為之震動，此時人人都慨嘆龔自珍的遠見卓識。

此外，龔自珍很早便提出應在新疆設省，移民開墾，充實邊區，以防止外國入侵。新疆設省一事，在龔自珍離世約四十三年後，終於由左宗棠實現。

龔自珍重視歷史，在史學理論方面也有卓越見解，尤其在人類社會發展及文化思想發展方面，具有清晰而深刻的認識和體會。他認為：「出乎史，入乎道，欲知大道，必先為史。」要懂得真理，一定要研習歷史。同時又說：「滅人之國，必先去其史。」說明歷史對民族國家延續傳承的重要性。

借梅喻人 表達救世之心

龔自珍也寫了一些文學性較強的記述人物、旅

誕與悲愴並存的獨特氣質。

縱觀同題材影視作品，《空槍》的創作提升尤為清晰。上世紀九十年代《賊王》《驚天大賊王》等早期改編作品，誕生於案件廣受關注的年代，創作核心圍繞商業類型片邏輯，主打驚險犯罪場面與正邪對立衝突。這批作品以情節優先，弱化人性挖掘與時代背景探討，核心目的是建構傳奇化、娛樂化的「賊王」銀幕神話。

《空槍》則在於將萬梓強還原為時代產物，透過上世紀九十年代香港劇烈的貧富落差與階層流動困境，剖析個體僥倖心態的生成與毀滅。它拋棄非黑即白的二元評價，以中立冷靜的視角記錄人性複雜，完成從「講犯罪故事」到「剖析人性與時代」的文本升級。

《空槍》的可貴，在於跨越時代的人性叩問與現實價值。走進影院，觀眾能從這場舊時代的悲劇中照見自我：人生從無捷徑可走，即使奮鬥之路充滿艱辛，亦不該寄望僥倖、貪圖速成，最終在投機與貪慾中步步沉淪。

這部聚焦上世紀九十年代飛天大賊的作品，對當下年輕人有着深刻的警示意義。高速變革的時代總會催生「一夜暴富」的投機幻想，不少底層個體誤將規則套利與運氣僥倖當成階層突围的捷徑，最終被自身的無度慾望吞噬。而《空槍》以完整的人物悲劇印證：所有脫離規則、依附幸運的獲利皆是虛幻泡影，無視底線的投機取巧，終究會迎來自我毀滅的結局。

●金夢瑤 香港教育大學國學中心聯席總監

文自由戲

《論語》裏有句話，做老師的幾乎掛在嘴邊，做學生的也耳熟能詳：「學而不思則罔，思而不學則殆。」可聽得懂、記得牢，跟做不做得得到，往往是兩回事。

最近跟一位中學老師閒聊，她提起班上有個很「勤奮」的學生。筆記抄得整整齊齊，練習做到三更半夜，參考書上用螢光筆畫得密密麻麻。可一到考試，題目換個角度出，他就當場卡住。為什麼？因為他只是「學」，沒有「思」——把答案都背熟了，卻從沒想過答案為什麼是這樣、還有沒有別的可能。題目一繞彎，就暈了頭。

另一位學生恰恰相反。聰明是聰明，一開口滔滔不絕，各種理論信手拈來，唯獨不肯靜下心來踏踏实实讀幾頁書、做幾道題。他享受的是「想」的快感，卻沒有「學」的根基支撐。結果想得天花亂墜，落地時常常站不穩。

這兩個例子，不就是孔子兩千多年前就指出過的情形嗎？「罔」者，迷惘也；「殆」者，危險也。只學不思，學得多、忘得快，最後反而迷失方向；只思不學，想得多、做得少，最後容易眼高手低。一味輸入、不消化，等於白讀；一味天馬行空、沒根基，等於空中樓閣。

說來慚愧，我自己讀書時就是典型的「只學不思」。為了應付考試，歷史年表背得滾瓜爛熟，哪年發生什麼事，都能倒背如流。可老師一問「為什麼會發生這件事」，我就啞口無言。那些年代在我腦海裏，就像一串孤零零的數字，彼此沒有聯繫，更談不上理解。

後來離開學校，不必再為考試背書了，反而有機會靜下心來慢慢追問「為什麼」，才恍然發覺：原來歷史不是年表的羅列，而是一張環環相扣的因果網。

對話式課堂 讓知識活起來

所以教書這件事，最忌諱的，大概就是急着把知識倒給學生，卻忘了留白、忘了引導他們自己去「想一想」。真正的課堂，不該是單向的灌輸，而是一場對話。老師講完一個知識點，不妨停一停，問一句：「你們覺得呢？」讓學生把學到的東西，放進自己腦子裏好好琢磨，產生屬於自己的理解。這樣記住的東西，才是活的。

當然，話說回來，思考也不是憑空而來的，它需要素材、需要養分。沒有足夠的「學」打底，「思」就容易變成胡思亂想、自說自話。就像做菜，總得先有米有菜，才能談得上掌勺調味。學是思考的燃料，思是學習的爐火，兩者相輔相成，缺一不可。

寫到這裏，忽然想起一句老話：授人以魚，不如授人以漁。教學生「學」，是給他魚；教學生「思」，是教他釣魚。而最理想的老師，大概是那個既肯給魚、又肯教釣魚，還記得在學生釣到魚之後，問一句「你是怎麼釣上來的」的人。

時代在變，科技日新月異，手機一搜，答案唾手可得。當「學」這回事被機器大幅代勞之後，「思」反而顯得更為珍貴。未來的課堂，也許不再是教學生記住多少，而是教他們學會提問、學會懷疑、學會自己找答案。學思並重，這堂老課，放在今天，倒添了新的味道。

●譚澄 資深中學中文、中國歷史科老師，香港歷史文化研究會理事。教學經驗豐富，曾出版多本暢銷中文、中國歷史參考書。